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476

門 口 12
豬 卷

曲禮下

納蘭 成德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集說言卿大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脩其典法而審愼以行之

竊案此鄭氏說也諸儒多從之此乃誤認如其國之故一語遂謂人臣去國者不變其故國之俗與下文去國三世混爲一事殊非本義此君子蓋指在位者言不求變俗不改其舊俗也特言喪祭者

尤人情所不忍變也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左傳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豈得以下章之說爲此章之說乎李氏及廣安游氏廬陵胡氏皆常以注義爲非今即其說而引伸之

席蓋重素紾絺紿不入公門〔集說〕席所以坐卧蓋所以蔽日與雨

竊案鄭注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孔氏疏之曰輤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爲邊牆也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又曰

席蓋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以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愚案鄭孔席蓋之說與下重素正爲一類集說易爲席與蓋非是卿大夫朝畢在公門內聽事豈容不敷席而坐又豈容不以蓋蔽雨日乎

公事不私議〔集說〕馬氏曰季氏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竊案公家之事當與同列議於公朝不可與家臣謀於私室若冉有退朝之晏而曰有政是公事私議也故孔子譏之若田賦之訪而私於冉有此因

訪而私論其事理豈謀議之謂哉馬氏以爲不得已誤矣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集說君大夫位有等降故所取各有限制此與王制文異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

竊案黃氏日錄云此言春蒐之禮隨分而嚴其制者正以廣其仁也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其不孕者故不圍澤羣聚則多而有孕者存故不掩羣麛獸子之通名卵鳥卵也以方向生育故不取夫此三者皆因其分之尊卑而定其取之限制以義而制其仁也故鄭注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最爲得經之意矣而陳氏特以位言之且謂與王制文異何也至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然則何爲而不圍澤也其說謬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集說假音遐乃遠邈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也

竊案登假有三說鄭氏謂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以已訓假未詳何據呂氏讀假爲格引易王假有廟詩來假來享爲證謂其精神升至於天義亦可通然終不若升遐之說爲明切也吳幼清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弗敢言其死

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陳注與之略同可謂允矣又引漢書大行比儗之則非也

周公作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王者崩臣子尊之不敢褻慢將以大名崇之故曰大行皇帝非往而不返之謂也或曰詩假以溢我左傳作何以恤來何之爲假聲之轉也登假云者言其神靈恍惚升於無何有之鄉云爾此又一說姑備之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集說〕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名者史記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竊案易稱帝乙歸妹書稱自成湯至于帝乙是殷

王稱帝之明證也則祔廟固稱帝矣但禮記後儒采輯之書則間雜秦漢之禮未可知耳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集說〕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

竊案鄭呂二說心嘗疑之陸菊隱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猛所謂死亦名之也非稱小子王之謂小子王者天子在喪之稱號其得謂之名乎可正二說之誤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集說〕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也

竊案黃氏日錄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六大者何統之者大宰也周禮天官冢宰是也其屬則大史大祝大卜周禮皆屬春官至大宗大卜二屬又不見於周然必天官之屬也鄭孔以與周禮不合皆指爲殷禮誤矣故陳氏以爲臆說其意以爲周禮也但以大宰爲天官之屬則其說與周禮益背矣惟葉氏曰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卜精於周禮矣大宗大士二屬君子當缺疑而不講也六典周禮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六典者大宰統其綱於上而大宗以下五屬則舉其目者也

死曰薨〔集說〕薨之爲言薨也幽晦之義

竊案下文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氏云自上傾壞曰崩薨傾壞之聲孔氏疏之曰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率土咸知也薨者崩之餘聲聲遠勞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是以薨爲傾壞之聲而非幽晦之義也今以詩螽斯羽薨薨兮及蟲飛薨薨度之薨薨考之或謂飛聲或謂衆聲則鄭孔之說良　若以幽晦釋之當從薨

而不從薨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集說寡君之老唯上大夫可稱見玉藻

竊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大夫此集說所本也然彼分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集說所本也然彼分上下大夫此但云使人使於諸侯則無別矣彼云擯者之辭此云自稱則非擯矣記者所聞或有不同恐未可混而為一也孔氏於下文列國之大夫使者自稱曰某跣曰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言則稱名若與彼臣民言自稱曰寡君之老以釋此文庶幾近之

諸侯皇皇集說皇皇壯盛顯明之貌

竊案鄭注聘禮云皇皇莊盛也跣援以為說今集說曰壯盛恐轉寫之誤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集說某名也若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

竊案此用孔跣說也然不云以私事而使則與上文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相違矣孔氏曰案玉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

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鄭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如此說經則前後無窒礙今但舉大略而不別白言之能免學者之疑乎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集說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

惡故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于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齊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竊案此節記文與集說三說皆有可疑臨川吳氏論之詳矣其說曰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

記禮者錄之然春秋書天王居凡三居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未離天子之國也居于鄭書出者已去天子之國矣謂天子不言出非也諸侯失地皆當名雖去國而未失其國則不名也亦有小國之君其名無可考而不名者衞侯燬滅邢蓋因下文有衞侯燬卒而傳寫者誤衍一燬字非以其滅同姓而特名之謂諸侯滅同姓名非也君子不親惡若依注疏之說褊迫刻薄有害於教呂氏謂君子之人不親爲惡凡天子書出諸侯生而書名者皆親爲惡之人不可以爲君子欲拔注疏之失而亦不免支離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集說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

竊案此本注疏父子相承至三世之說也夫醫之爲術固有父祖子孫傳業而精者然或有非世傳而自得於心或有傳非其人雖三世亦無足取者此解未可槩之也孔疏載一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又云夫子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嘗歎今之庸醫抄撮成方不讀三書以致殺人者多矣宋景濂有云古之醫師必通三世之書非是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

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爲道必志慮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督督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集說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干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十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注食貨志云干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竊案若干之說有四以箇釋干謂當如此箇數者顏氏之說也以求釋干謂事不定當如此求之者

孔氏之說也以數釋干謂方約其數之多少者方氏之說也以從一從十釋干謂或如一或如十者陳氏之說也皆以意爲說未見其必然古來相傳之語有可略說而不可詳求者此類是也故君子於其所不知則闕之呂氏曰若干者數未定之辭古有是語如數射箄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聞極得闕疑之意

雞曰翰音集說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竊案雞之鳴也必振其羽是爲翰音非肥而聲長之謂

雉曰疏趾兎曰明視集說雉肥則兩足開張兎肥則

目開而視明

竊案趾者足趾非足也雉之趾本疏非因肥而足始開兎者望月而生故其視明亦非因肥而眜始明也

蓫魚曰商祭集說蓫乾也商度也度其燥濕之宜

竊案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又禮夏宜腒鱐則祭月蓫魚亦必於夏可知此有定制何煩商度陸菊隱曰商者傷也言其枯蓫死傷全無生氣云爾

稷曰明粢集說明則足以交神

稻曰嘉蔬集說蔬與疏同立苗疏則茂盛嘉美

竊案明粢者言其精鑿之至如有光明也凡眡眙布種待水而生者皆曰蔬稻特其嘉者故曰嘉蔬集說以爲明足交神苗疏嘉美未當

四足曰漬集說呂氏曰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

竊案人與禽獸皆能運動死則皆腐敗何獨於四足之死言漬乎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牛馬之屬其一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故謂之漬注疏之說較呂氏爲長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集說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

竊案鄭氏曰於朝廷無所不用禮孔氏曰朝事既重謀政不輕殷勤戒之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本之然一事而分爲三條未免支離吳氏曰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其說爲當庶人之摯匹（集說）匹讀爲鵱鵱音木

竊案周禮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鵱此記云庶人之摯匹故鄭氏以匹爲鵱而釋文依注匹作鵱音木朱子注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云匹字本作鴄鴄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鵱是也然祇從匹音不從木音陳注猶仍釋文之誤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

納蘭成德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集說）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爲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

竊案鄭注以公儀仲子爲魯同姓者蓋因魯公族有公鳥公若又有公儀休爲相以仲子與休同氏而同稱公且意下文子服伯子即子服景伯故云蓋魯同姓蓋者疑辭未敢質言也今集說直云魯之同姓非先儒傳疑之意郝氏曰凡免冠而皆布

於首曰免與絻通自五服以至朋友新喪皆絻禮也而集說曰故爲非禮之免非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集說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竊案如劉氏之說非禮明矣何取而記之故張子

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山陰陸氏則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葬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然晏于春秋云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則是古來多有此事不獨杜氏葬於季武子之寢也張子以爲城中無墓恐非且記文明說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何得乃謂之殯意者請遷於外而合葬如陸氏之說殆未可知姑存以備考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子之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集說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

竊案張子朱子皆以不喪出母爲正禮而孔子令伯魚喪出母爲行權心每疑之嘗讀吾師徐先生健菴所著讀禮通考然後知喪出母爲禮之正而記禮者誌其變禮之始不得反以夫子爲行權也通考曰玩經傳所言爲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杖期父歿嫡子爲父後嫌於不祭則無服若衆子則雖父沒猶得爲出母服伯魚母死與子上母死皆當父在之時則齊衰杖期固其禮矣伯魚服過期而猶哭故夫子甚之明乎不及期則哭之可也子上母死而不喪則齊衰杖期之禮廢矣子思道隆道汙之說先儒皆不能無疑而從而爲之辭者朱子曰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

母禮也是不分父沒衆子嫡子而皆以爲不當服矣陳澔曰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爲父後禮當不服是謂嫡子宜爲父後無服而不思嫡子於父在時猶有服也伯魚父在而服期爲合於禮則子上父在而不服爲非禮明甚然則先儒何所據而斷從子思之言爲能守禮之常者乎且道即禮也解之者曰聖人以道揆禮而於道之所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是禮全無定準一聽道之轉移聖人用道恐不如是之模棱前却使人皆得以其意爲重輕而令守禮之學者亦將漫無所依據也

大抵戴禮所記多駁雜如孔氏再世出妻子思母嫁皆不可信後世定禮不分嫡子衆子皆齊衰杖期以喪其出母所以緣人情之不得已而變通之者於古制亦無害如子上之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其不可援以爲據也明矣○又案草廬吳氏云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者又云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

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吾友姜西溟宸英嘗駁之曰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服於其父矣今但以續伯父主祭爲不服出母之證於義安乎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己此所謂奪宗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攝之祭則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嘗事宗子有罪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亦如之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庶子代宗子祭者如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爲之立後而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衰言繼禰也禮惟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後不言非大宗不立後而但奪宗爲此說者所以祖述濮議縱一時之辨不知其下貽末世議禮小人之口實其爲刺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伯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設使子上既不後伯父又不後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

可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而祭祖於其禰之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自有孔子之禮在矣記言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禮也明其爲變禮從而強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此辨吳氏之謬而與先生之言足相發明故併錄之○又案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亓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不能刑于而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

疑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集說朱子云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郤交手如常也竊案朱子周禮太祝九拜辨皆取注疏爲說此其一節也吳幼清則以周禮九拜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禮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

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仍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手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爲凶拜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周吾從下吾從先進意同○又案士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有遂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臾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疑若先拜而後稽顙者然孔疏言拜稽顙者爲拜之時先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喪大記每拜稽顙與士喪禮同且檀弓下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未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後拜矣周末文勝習儀禮之讀而

昧其義誤以拜稽顙爲先拜故孔子正之如此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集說既葬曰亡雖已葬

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

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不謹則有悔惟其誠

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

竊案上節必誠必信言孝子慎終之禮此節言孝

子追遠之情本不相屬集說以誠信解無一朝之

患恐非是蓋孝子有終身之喪有終制之喪有終

身之喪故親雖已亡而三年之外其心恒戚戚然

念其親而未嘗忘有終制之喪故三年以爲限極

不至常毀滅性有一朝之患而惟忌日致其哀也

孔氏吳氏大意亦如此○又案中庸曰事亡如事

存朱子云既葬則反而亡焉故集說亦以既葬解

亡字然亡對死言則有始死既葬之分單舉則死

後無形聲影響之通稱也

乳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

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集說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

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

乘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不然審矣

竊案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則馬遷鄭玄野合之云可謂至誣而孔氏以不備禮爲野合亦屬曲說陳氏辨之當矣但謂無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之事則非也蓋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土葬者藏也使人弗見而已故既葬則去之亦無墓祭周公制禮始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而冢人亦有祭墓爲尸之文叔梁紇殷人葬從殷禮墓無封識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孔子少而母徵在死則不知其父墓理或有之且三月而葬士庶之禮三月以後既不可以違禮而弗葬又未知父墓所在則葬期不可預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

野蓋在野則雖久而未葬亦未害也鄭曼父之母與孔母相厚善故獨能知其墓而以告孔子然問此母之時與殯己母之時非必在一時也第相去久近不可考耳觀孔子之不知父墓則知周公制禮墓有封識且設官掌之子孫亦常展省夫婦又皆合葬其視古禮之簡質不侔矣此孔子所以從周合葬而封之崇四尺也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集說〕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爾

竊案鄭注云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孔子

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集說本之而爲此解然不若如字讀之爲允山陰陸氏曰慎讀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者皆以爲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臨川吳氏曰人見將殯出外皆以爲正葬其禮又甚謹慎與正葬同雖甚謹慎如葬蓋但是殯而非葬也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訪求父墓所在而舉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訪求人皆不能知故且權殯也○又案孔子喪母時年十七至合葬於防在東西南北宦遊之時已在數年之後故有門人爲之脩墓張子謂孔子葬母時年十七安

得已有門人似猶考之未詳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集說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槨周人又爲飾棺之具蓋彌文矣

竊案此注疏舊說也然案易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說者以後世聖人爲黃帝堯舜孟子亦言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槨矣今謂有虞氏始以瓦棺易衣薪夏后氏始以土堲周于棺有槨之象殷人始以木爲棺槨易瓦棺堲周與易傳

孟子不合吳氏謂此記之說未可盡信當矣○又案管子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鄭注以正爲折陸德明曰即燭頭燼也孔穎達曰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鄭氏知堲是火熟者今集說但謂堲者火之餘燼而不引管子折堲爲證學者亦未易明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集說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

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竊案三代所尚色不同先儒亦多異說鄭氏謂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此與緯書註同不足據也陳氏謂夏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此猶可通至謂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克殷而取火之勝金故尚赤則是秦皇李斯以水勝火而尚黑之見非帝王應順之意矣甚矣其失經旨而誤天下後世也惟吳幼清謂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爲所尚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所從生而休者爲所尚其言差爲有理然三代所尚物色只是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其實無甚取義諸儒紛紛皆不免臆說也○又案戎事乘翰以乘驪乘騵倒之則翰亦爲白馬之名故鄭注云翰白馬名而陸氏釋文亦云翰字又作騢今集說但云白色疏矣且鄭氏汪易白馬翰如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朱子則謂如飛翰之疾非馬之白色也從

鶉爲是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集說申生自經而死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謚恭而已

竊案驪姬誣申生以弒君重耳勸其自明與出奔皆不從而自縊與梁餘子養所謂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者相反故鄭氏以來皆以申生陷父於不義爲不孝而集說本之能知申生心事而論之得其平者惟臨川吳氏而已其言曰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申生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

命申生之自處可爲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己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長樂陳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己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子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然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斯言得之矣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集說〕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公以義起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焉

竊案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孔子之類非必有謚也古之人讀誄而定謚而鄭注遂解誄爲謚集說仍之誤矣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集說〕姑息二字無解

竊案鄭注息猶安也姑息言苟且安息也孔疏不顧道理且相寧息集說無解想同之也然以姑爲

姑且之姑以息爲安息之息殊無所據案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楊慎丹鉛錄亦辨之

始死充充如有窮〔集說〕心形充屈

竊案陳氏從孔疏以心形充屈解充充二字其義未明吳氏謂滿悶填塞之意庶幾近之

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集說〕從從高也扈扈廣也

言爾騷不可太高不可太廣

竊案此解本注疏非不是但未明其所以爾案孔疏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龍從兮石嵯峨則龍從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又云期之騷稍輕自有常在毋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高廣也如此文義方白

南宮縚之妻〔集說〕縚妻夫子兄女也

竊案南宮縚即孔子弟子南宮适以兄女妻之者也故孔子教縚妻爲騷後所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集說敬叔即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復其位其爲兩人也明矣世本言仲孫玃生南宮縚鄭氏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論語注以南宮适爲南宮敬叔先儒皆

無異議集說亦未有所辨獨近世王麟州世懋深非之其言曰案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是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遍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宗矣豈孔子得以兄女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後世孟浪者合而一之訂其言殊辨殆不可易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四

納蘭 成德

檀弓上二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集說引孔子事以見餘哀未忘也

竊案吳氏謂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終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然近日玉巖黃氏疑之蓋以上文魯人朝祥暮歌章觀之可見祥後踰月禫訖方可歌聖人喪親縱

不敢越中道亦宜如定制豈有祥未踰月但五日而即彈琴十日而成笙歌不又將爲子路所笑乎

集說以爲餘哀未忘而不察記文之自相背戾惟鄭玄略識此意故於既祥下注云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先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由外除也是以既祥爲踰月且異旬故合正禮但據本文是言祥祭之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鄭注雖爲曲解未免啓千古不決之疑當闕以俟知者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集說)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應氏曰爲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愚聞見理不明自亡命曰畏

竊案戰陣無勇奔北而死固謂之畏見理不明自經溝瀆此眞爲死於畏矣或謂鬬很亡命書所謂愍不畏死者豈得謂之畏乎齊杞梁之死戰非有畏而亡也力不支也不可入此例又案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壓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于匡則亦可不弔乎屈原之死亦可不弔乎而先儒謂之賤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愚案楊氏此說與應氏說相類皆誤認記文之意蓋畏壓溺三者皆

謂死非正命非如孔子之畏匡屈原之沈汨羅者也昔宗魯事孟縶齊豹欲攻之宗魯不告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琴張欲往弔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是死不合禮者君子所不弔也故應楊二氏之說皆未盡也惟游氏謂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異其衣冠使生有所愧死而不弔使死有所憾於是人有所愧恥而不麗於罪惡此說較長○白虎通義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

友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集說〕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竊案行道有兩說鄭氏謂行道猶行仁義臨川吳氏本之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性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方氏胡氏則以爲行道之人與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同集說雖不分別言之應是從鄭注之說然而謬矣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集說〕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

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

竊案太公五世反葬之說心常疑之顧寧人炎武云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嘲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日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孝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集說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山陰陸氏則曰閣其餘者幸其

更生若有待焉爾如先儒說以其閤之餘奠不惟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閤則大夫死有無閤者矣

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集說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

竊案委當如原委之委水上流之發處爲原下流之聚處爲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巷窮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集說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襞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襞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

竊案此集說取孔疏本亦可通而衛氏集說復載陳黃二說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長樂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謂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

失禮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言疑黃說爲長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集說〕攝貸也

竊案鄭注攝猶貸也孔疏孔子之使未至貸之束帛乘馬而行禮此集說所本也然以貸訓攝於義未當愚謂攝猶攝祭攝王攝位之攝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子之賻贈未至冉有爲之代出束帛乘馬是也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集說〕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之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皆汎交之者也

竊案馬氏之說皆順文立解而不究孔子之哭位與周禮異似尚爲疏略兄弟之喪周禮哭於寢不哭諸廟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師之喪周禮哭諸廟門外是也由兄弟與師哭諸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不哭諸寢推之則父之朋友所知亦必不同可知矣今云兄

弟哭諸廟師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故孔疏皆指爲殷禮又案吳幼清曰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或謂哭不以禮謂之野孔子所惡蓋指呼滅野哉之類而豈哭諸野之謂乎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集說張子曰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

竊案疑女於夫子諸解不同注疏謂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絶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謂疑子夏是夫子之身李氏謂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人之疑聖人子夏之過也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爲子夏之過也吳氏謂疑當讀如擬謂此擬於夫子也後篇疑於君疑於臣易文言陰疑於陽並同蓋合張子說凡四家而皇氏最爲紕繆蓋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氏近人情矣張子謂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是疑夫子於女非疑女於夫子也李氏之說似乎稍鑿吳氏改疑作擬亦屬不必惟注疏得之集說舍

孔而引張何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集說疏曰物謂外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

竊案長樂黃氏曰此謂人服齊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其云寧無衰者謂若人但謹服衰而心貌忻悅者寧如不服衰也蓋言物者謂哀戚心貌之實也何以驗之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膳夫屠蒯入諫罰其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之實以稱其服若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也齊衰者制度外飾之容若但服衰在身而無哀戚豈得合禮而爲孝哉其言至切優於注疏遠矣以實訓物如易家人所云言有物之物

齊衰不以邊坐集說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

竊案以邊坐爲偏倚舊說相承如此橫渠張子則曰有喪者專席而坐也故齊衰不以邊坐

遇舊館人之喪集說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

竊案鄭注舊館人謂前日君所使舍己孔疏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

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我主於趙氏皆稱主人爲主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故以爲君所使舍已者集說殊未分明

遇於一哀而出涕〔集說〕舊說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竊案注疏是也果如陳氏之云則遇字無謂蓋此遇字謂遇主人之喪與上遇主人之喪之遇同不得謂遇已之哀也若疑一哀之哀與上入而哭之哀不相應則出涕獨不可謂之哀乎夫子於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則此遇主人之哀因而出涕從可知矣入彈琴而后食之〔集說〕舊說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竊案此本鄭注散哀之意未爲失理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子夏子張除喪而見孔子皆子之琴亦教以節哀之道於親喪且如是況師之於弟若喪子而無服者乎孔子彈琴散哀正合中制然程子及吳氏疑之程子曰受祥內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臨川吳氏曰

所饋祥肉謂斬衰再期大祥之祭肉也設使孔子自爲其衆子服期一期後亦不止樂矣況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者乎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顏淵之祥肉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然祥有大祥小祥此祥肉必是期年小祥之祭肉孔子哀猶未忘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若大祥則不必然矣吳氏解爲大祥祭肉故因程子之說而疑之未敢遽以爲是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集說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

曰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奪已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竊案集說不過順文爲解吳氏則於此多致疑焉其言曰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是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歌辭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記者無識而采取其言記文旣妄而諸家解尤謬不足論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集說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

竊案集說本之鄭注於理可通而張子陸氏更有二說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張子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

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吳氏曰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爲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爲師之特禮又記凡爲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經者之爲特而非常也張子說是愚則於陸說有取焉蓋此節只言孔門喪聖師之禮有等差非兼言諸弟子相爲及凡爲師之常禮也二三子之情親而誼重者則經而出以隆師羣弟子之情疎而誼輕者居則經出則不經各以情誼爲隆殺也如門人三年治任子貢獨居三年之類耳羣字未嘗不可句讀若羣居相連下則經二字又與出則否不相對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集說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竊案孔氏云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裳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故此所謂禮陳氏以用財當之其實凡所行節文皆是不當專指用財

主人既祖填池集說填音奠池音徹劉氏曰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所以徹奠者奠在柩

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

竊案填池改作奠徹集說取鄭注也案廬陵胡氏作如字讀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填謂懸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爲奠徹未詳吳幼清曰胡氏不改填池二字則填當爲陟刃切填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填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爲是愚案如胡吳之說則池者柳車之池也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籠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籠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此所謂填池者胡氏謂懸銅魚以實之是也不必以朝祖後載柩時爲疑郝氏曰填池本謂填起柩前柳池使見棺行禮也而變作奠徹非山陰陸氏則云池壙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建建坎謂之故是也是又一說要之改字者非矣

多矣乎予出祖者集說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勝於吾之所說出祖也

竊案此鄭孔舊說也應氏則曰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

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吳氏曰多矣乎猶言其贅也祖者行之始柩既出而爲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爲贅而謂之多矣乎也愚案應氏之說草廬取之然以予爲親主人之辭則有未安者多矣乎予出祖者蓋自悔其於出祖之事多此一弔使主人至於反柩受弔違喪事有進無退之禮也集說固不明而吳氏亦未爲當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集說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竊案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弊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玉巖黃氏亦云曾子子游同門執友既是同時往弔豈不議其服之所宜而往縱或至有先後乃見子游之失胡不明以相正乃私指以示人而揚其失子游既知曾子之非胡

爲亦不以告乃至主人小斂趨出易服而入以暴其過哉此事俱可疑又云此經多是子游而非曾子劉氏謂此篇疑子游門人所記意或然也蓋子游以文學名想當時必有傳授其徒欲推之而爲之辭如此非實事也曾子之質雖爲魯鈍然專用心於內學極誠慤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卒聞一貫之旨其在孔子之傳唯顏曾獨得其宗當時穎悟莫如子貢猶不能及豈其所見每每差失而又屢出於子游之下而不見正於他賢何哉前章與此章并闕之可也愚案張子黃氏之說可正集說之誤然謂此經多是子游而疑其門人所記似未必然蓋弟子當爲其師諱過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其非言游門人所記也明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集說〕均爲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

竊案夫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商惟不及恪信夫子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惟過好爲苟難

故高虛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今集說反言子夏是過之者故餘哀未忘子張是不至者故哀已盡何其與聖人之言乖違也山陰陸氏又謂師過商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李氏又謂夫子之言言其學道也子夏惟情之過故於學爲不及子張惟情之不及故於學爲過皆曲說也家語及毛公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言子夏子張者不同孔氏謂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熊氏又謂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二說未詳

孰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五

檀弓上三

納蘭　成德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遷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集說辭服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

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

竊案惠子舍適立庶子游爲之壯麻絰又趨而就臣位皆有意義而集說不言馬氏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惟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壯麻絰皆非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此說發明殊確可謂得其微矣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集說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

竊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出小斂以后爲大夫出是受弔有迎賓之禮今待於廟而不迎者必是同等故異於君大夫集說固非矣疏曰以除喪受弔故不迎或曰此非己君之命以敵體待之故不迎恐非也夫始喪猶迎君小斂以後猶迎大夫而謂除喪反不迎賓有是禮乎且外君雖不同於己君而稱臣稱名初不異苟有使來亦未可待之以敵也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集說文

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又引疏曰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

竊案陳氏前之所云是以其庶幾乎爲句亡於禮者之禮也爲句後引孔疏又似作一句讀兩說無定當以孔疏爲正

五十以伯仲集說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竊案孔疏曰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賈公彥儀禮士冠禮疏則云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父也伯仲叔季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夏殷質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管叔蔡叔是也殷質二十造字之時便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造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年五十乃稱仲尼是也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既采賈疏又引檀弓孔疏而曰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今集說乃誤以孔疏爲賈疏亦疎莽甚矣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集說疏云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

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甑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又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躧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廟處出仍得躧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

竊案集說取注疏而刪其言周禮與殷道別者使人不知殷周之所以爲異疎矣鄭氏曰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躧行孔氏謂周人浴不中霤者周盤承浴汁也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也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躧行也周綴足用燕几亦不毀竈綴足鄭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集說〕應氏曰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竊案集說應氏之云與長樂陳氏同臨川吳氏駁之曰亡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謂社稷亡則與亡爲人臣殫忠致命而已其言深足警乎人臣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殞其身哉且如

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吳氏之說蓋亦本之鄭注云言亡者雖避賢非義退則先儒已有亡去之說但朱子注論語云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由是觀之則亡去之說亦未必愈於陳應二氏昔元兵下宋執政曾淵子文翁倪普及侍從臺諫等弃位逃去太皇太后詔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拯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縱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何以見先帝學者觀此詔則知見危授命不可易矣姑存吳說以備參考

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集說劉氏曰伯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之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竊案請前行以去子語覺太峻不似伯玉中和氣象吳文正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愚謂以豫先解前字亦非本旨蓋是時伯玉從後請前者若徇其意而請前行

以觀斯丘耳風刺之言深於正諫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集說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

竊案集說之云未爲不是但檀弓與雜記異而不爲別白亦踈漏矣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孔疏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較

集說爲勝

扶君一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集說卜音僕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

竊案卜與師俱有二解以卜爲僕者鄭氏據周禮大喪與僕人遷尸之文也以卜爲如字者應氏本釋文前儒之說且據禮記卜筮皆在左右之文而知之也以師爲長者陸氏以爲僕人之長即太僕也以師爲衆者方氏以扶君舉尸固非二人所能

勝二官各下大夫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也吳文正斷之曰周官馭者亦名爲僕蓋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少前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疾則二官扶右扶左薨則二官舉尸皆生時每日親近之人卜人雖曰在左右然不如僕人之親近且與射人非儔類案陸氏經典釋文前儒已有讀卜如字而以爲卜人醫師者皆不若鄭注以卜爲僕者之審蓋古者瞽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則皆吉士俾之扶疾而舉尸所謂不死於婦人之手也集說存方應二說贅矣師字釋文解爲長者是方氏云衆者非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集說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竊案此條乃據甥而言相爲服故曰從母之夫又曰舅之妻也若果二人自相爲服在男子則當曰妻兄弟之婦在女子則當曰夫姊妹之夫矣且從母之夫與舅之妻以情而言則無恩以義而言又當避嫌乃以同爨之故得相爲服失經甚矣何取

而記之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吳氏亦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集說亦擇之不精矣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集說〕其徒門弟子也

竊案鄭注以徒爲客之旅者近是今作門弟子則客字爲無著矣然吳氏以下文吾父死爲客之言恐亦未然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集說〕敬叔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竊案鄭注但言載其寶來朝於君不言所以載寶之故集說遂有欲行賂以求復位之說然上文死

欲速朽爲桓魋自爲石槨發即就死而言則此載寶而朝亦當就喪而言若行賂復位則隔一層矣故吳文正曰必載寶而朝者蓋前時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懲艾前事故嘗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倘被君放逐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則載寶之非行賂可知

矣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集說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竊案孔子之出處進禮退義故雖欲得君行道而必不肯自輕所謂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者已爲可疑況考之史記世家孔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相去甚遠又有適衛適宋適鄭適陳遷蔡等事何得云失魯司寇將之荊其事尤可疑也孔氏謂哀六年孔子之荊

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是亦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惟何氏孟春云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欲富而瞰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檀弓所載蓋傳聞之謬者得之矣

仲憲言於曾子（集說）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

竊案此鄭注說也然原憲名憲字思今加仲於憲是以名爲字矣此必當時之人有字爲仲憲者或姓仲名憲爲子路之族亦未可知而鄭注誤指爲原憲也

公孫木（集說）公孫木衛公叔文子之子

竊案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又案世本衛獻公生戌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是文子之子名戌亦名朱而記獨作木者蓋戌與朱聲相近故世本誤戌爲朱朱與木形相近故檀弓又誤朱爲木也鄭氏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戌詳矣集說漫不致辨何歟○又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則公孫木或別是一人不應一人所記又誤戌爲木也更詳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集說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爲者然無財則不可爲禮時爲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爲則亦不得爲之也

竊案集說所云諸儒相沿舊說也或以吾何慎哉詞氣輕忽不似子思平日戒慎之學而集說未解今以臨川吳氏一說通之吳氏曰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爲之服柳若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謹慎依禮而行毋或厚於情而踰於禮時子思嫁母之家蓋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歉

然以爲不得盡禮於其母柳若所謂慎者防其或過耳子思之歉則恨其有所不及也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爲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恨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其言似得理惟所云孔白接續主祭之說不免鑿空姜子西溪已辨之矣至若馬氏直貶子思爲不慎且謂聖人之後而能慎之不失爲君子廬陵胡氏又以爲子思習於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二說不同要皆未曉柳若與子思所言慎之之意也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

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集說）疏曰滕國之伯名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爲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

竊案周之滕國其君侯爵春秋降而爲子今曰滕伯必是周以前諸侯故鄭注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疏不言殷時以注已明耳集說引疏而不引注使讀者不明矣又案吳氏云其叔父也二句文同不應異議注疏以上其字爲滕伯下其字爲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字爲二孟者疑是馬氏曰唐虞夏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爲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至周則立子以適不以長故莫嚴於貴貴之際一爲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猶降而爲大功也而況天子諸侯之爲君恩謂馬氏以兩其爲一勝注疏多矣然以爲指二孟則非也蓋指滕伯耳當云孟虎孟皮爲滕伯叔父而滕伯皆爲之齊衰不以已諸侯之貴而降其旁尊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或謂周無貴貴之禮非也既云古者不降則今降可知矣

子蒲卒哭者呼滅〔集說〕滅子蒲之名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

竊案鄭注云滅蓋子蒲名蓋者疑辭本無所據未敢質言也集說則疑事而質矣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絶之義呼而哭之然不敬甚矣故子皐曰野

縣棺而封〔集說〕封音窆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

竊案鄭注云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集說取之然易傳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此記亦言孔子葬防封之崇四尺門人葬孔子三斬板而已封

封皆指築土爲墳而言則此亦當如字讀謂以手縣繩下棺而築土爲墳耳不必改字而後通也

司徒旅歸四布〔集說〕旅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鬬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竊案旅所云乃熊氏說也皇氏又謂獻子有餘布歸之君若歸之於四方吳氏曰侯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一如王朝之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之司馬鬬戾

是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寇一如王朝之小司空夫子仕魯爲司空司寇即仲孫氏之司空司寇也家臣之賤應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注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是矣案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魯國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乃季孫之下大夫故其旅得爲孟獻子之家治喪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集說〕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俱淺矣故居其喪則衎爾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誤說謂記者之略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竊案王巖黃氏云鄭注爲小君惻隱不能至此說是也蓋小君主義重而恩輕也惟其義重故須爲服惟其恩輕故容得和適也陳注謂恩義則淺矣此大失也夫先王制以義服者二道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今曰恩義俱淺然則何從而爲之服哉不幾於畏而哭之之謂乎至陸氏又曰喪雖輕側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樂者子夏失問故不荅此又一義也學者詳之愚謂

黃氏駁集說恩義俱淺當參劉陸氏夫子不荅之說非也依集說闕文爲是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集說〕疏曰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者天子始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今案馬氏以小寢大寢爲燕寢正寢與舊說異竊案復者所以招魂復魄魂氣雖無所不之而始死之時必在生時熟習之地故先復之於燕寢正寢生時所居處之地次復之於羣廟太廟生時所有事之地又次復之於庫門四郊生時所出入經歷之地記言自有次第不可混也言小祖大祖自足以該廟中之寢何用兩言之乎馬氏之說較注疏爲優方氏謂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也亦仍舊誤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集說〕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竊案方氏之說似是而非若云事死如事生則生時不但朝夕二食而已更有午食何以日中不奠故不如鄭注爲精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吳

氏申之曰陰闇陽明日出者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奠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陰陽之中故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蔽塗龍輴以椁〔集說〕疏曰蔽叢也蔽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

竊案盧陵胡氏曰蔽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又蔽聚椁材以周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臨川吳氏曰蔽木以周龍輴即所謂椁也鄭氏謂之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蓋椁猶郭也外城周於內城者爲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爲椁其義如外城之椁也鄭意則是而立文不明是致胡氏之惑今案集說又仍疏文而不爲改定則是以椁爲象椁之形而非眞椁矣

未仕者不敢稅人〔集說〕稅人以物遺人也

竊案稅人之稅當作裞郝氏曰稅與襚同贈死者衣服也未仕者則衣服不備不敢襚人而謂以物遺人非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五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六

檀弓下一

納蘭　成德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押則入哭〔集說〕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押之人則徑入哭之

竊案孔疏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相識押習則入與共哭今集說謂告來者爲以來弔者告謂押爲與生者交游習押之人皆誤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集說）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又引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

竊案三年之喪不弔哭者謂不弔泛常之人也曾子之齊衰而往哭子張者情親誼厚所謂知死者傷而非知生者弔也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輕肆訾毀過矣後儒復多從之皆於曾子問之文考之未詳耳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集說）齊

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

竊案魯主王姬服之如內女雖自穀梁以來有此說然嘗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譏之石林葉氏亦云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是以設爲疑辭且服稱情而爲之者也莊公於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仇何集說乃以禮許之未敢以爲然也

復蓋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集說）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

竊案鄭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山陰陸氏駁之曰鄭謂分禱五祀是直禱耳清江劉氏曰禱祠猶願幸史記云此禱祠而求也集說兼用兩說遂以爲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猶未忘禱祠之心誤矣凡禱祠者冀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冀其神之來復如禱祠然故曰有禱祠之心非未忘行禱五祀之心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集說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凡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饗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而已耳

竊案注疏奠以素器句謂葬前祭祀之禮謂虞後以士虞禮不同素器故也吳氏亦云虞以前視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祥禫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故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愚以此章前後考之皆言喪禮則此祭祀之禮指虞後卒祔祥禫爲合集說竟以爲祭祀之吉禮非矣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集說〕疏曰親喪歠粥之時主人主婦室老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旣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

竊案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謂士以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也親喪三日不食過此恐致滅性惟士則鄰里勸其食糜粥大夫以上則君以糜粥命之食故曰歠主人主婦室老歠使之歠粥也集說引疏云爲其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是以食之與歠分爲二矣故吳氏駁之○

又案喪大記雖云大夫之喪妻妾疏食水飲然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故曰三年之喪饘粥之食至既葬然後疏食水飲耳豈得據大記一端遂廢通喪之禮乎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集說〕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竊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殮君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殮而往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直言巫出無桃茢之

文故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苟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忘生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劉氏之云與喪大記士喪禮正合吳氏謂用桃茢非薄其臣禮則固然未可輕訾恐未然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集說)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竊嘗齊國奢侈晏子浣衣濯冠儉於身可也遣車一乘豚肩不掩豆儉於親不可也曾子美其恭敬是矣而不譏其儉於喪祭是矣而不取其矯奢以儉非也集說謂曾子主權有子主經經權豈有二道哉吳氏又謂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

猶似未盡也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集說）以爲賢人必知禮矣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

竊案此解曠禮未明吳氏曰曠於禮謂其曠廢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非謂其踈薄於朋友諸臣之禮也頗分曉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集說）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慍三字今亦未敢從又引疏曰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

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又引孫氏曰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

竊案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慍斯戚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而孔疏亦云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則劉氏欲刪去此三字不爲無據矣集說不從而主樂極生哀之說何耶至於孫氏於舞下加蹈慍上加悲雖屬對整齊未免添設此與鄭又一本所云舞斯蹈蹈斯慍王本所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總屬誤加耳

咏斯猶猶斯舞〔集說〕引疏曰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

竊案猶字集說依注疏讀爲搖謂身體動搖也吳氏則以猶爲手動舞爲足蹈手之搖動陽舒之氣爲樂而形於手容者也以足蹈地陽舒之氣爲樂而形於足容者也凡言舞而兼言蹈則動手爲舞舉足爲蹈此言舞而先言搖則搖即手之舞舞即足之蹈也愚以爲皆不然搖者因咏歌而首動搖舞雖是手動而足蹈亦該其中矣廬陵胡氏曰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猶郝氏曰猶合也凡歌必有節以合之如今人唱則拍板拊手之類乃作搖

讀非也未有歌而搖者並存之以備考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集說〕引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宰嚭如何

竊案鄱陽洪氏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爲之辨正臨川吳氏謂洪氏正千載之訛而從其說遂於纂言兩易二人之名而石梁王氏之疑可釋矣孔疏云此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天下同姓名者間

有烏得吳陳一時皆有太宰語耶

知悼子卒〔集說〕知悼子晉大夫名營

竊案知悼子名盈若營自是武子非悼子也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云云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鑠佐下軍以說焉則知悼子爲荀盈明矣故鄭注云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公九年卒今集說之名營以悼子爲武子不應紕繆至此

子卯不樂〔集說〕賈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竊案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孔氏疏之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與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此集說所本也然鄭謂桀以乙卯亡孔謂桀以乙卯被放非言其死於乙卯也集說改爲桀以乙卯死誤矣又案漢書翼奉說與賈逵異張晏云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云日不
推湯武以興乎鄭司農注春秋亦云五行子卯自
刑

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集說故記者云至
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

竊案鄭氏云畢獻獻賓與君孔氏云知獻賓與君
者蓋杜蕢此事主爵在燕禮之初賓王既入得杜
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然則所
謂既畢獻斯揚觶者燕禮獻君獻賓之後於斯揚
觶非燕禮既終也集說不免考之未審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集說無解

竊案陸氏釋文菽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孔
氏疏云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
而已集說於王孔之義未有折衷故略之與又案
臨川吳氏云澄嘗食於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
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飢
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始悟古所謂啜菽飲水者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熟煮
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爲至貧者之家孔疏謂以
豆爲粥非也○又案家語載子路親在之時嘗食
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二百里之外孔子稱其生事
盡力則於菽水盡歡之孝蓋克允蹈之矣

李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集說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

竊案此注踈說也郝氏則云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請之辭若方與小斂因自請他日葬時已爲機以封不用碑繂也乃以公輸若般爲兩人以方小爲句謂若爲匠師年幼般爲若族人而掌窆事者非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集說墓與祀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

竊案孔氏謂墓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然則己先祖墳墓當下也集說不言墓祀爲他瀆神位失分曉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檀弓下二

納蘭　成德

爲懿伯之忌不入〔集說〕劉氏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注言禮椒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己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

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
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
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
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案左傳云
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
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
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
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有公利無私忌乃
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
闕之可也

竊案孔子言居兄弟之仇奉君命而使雖遇之不

鬬叔父之親與昆弟等則魯使惠伯爲敬叔介固
有是理但敬叔殺懿伯事既不見書傳不如作忌
日解爲直捷也劉氏辨之當矣又曰未知然否何
耶

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
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集說舊說以撥
爲紼未知是否天子之殯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
椁幬者叢木爲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於椁上
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有幬而無椁也
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
也今三家廢輴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

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爲輞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輞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輞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爲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今案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否闕之可也

竊案舊說以撥爲紼以榆沈爲水浸榆白皮汁以播地方氏又謂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陳氏皆疑之而未有定解當取陸氏吳氏說補之山陰陸氏云諸侯無椁設幬而已先儒謂亦累木爲椁特不

題湊非是榆性堅忍中車所謂不剥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輞者也鄭氏謂撥爲紼非是臨川吳氏云榆木名蓋以爲輞車之輪轂者沈猶重也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動故窽設撥以撥其輪大夫窽用軸其轉動甚易既不用輞則撥無所施徒爲虛器實無所用蓋僭竊君禮而不中事宜者也二說實相發明優於諸家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集說〕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蓋初試爲士未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使他國則稱寡君此

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爲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又引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實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實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爲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實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竊案二說中方氏爲優集說初一條本之注疏削之可也然方氏又有所本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而解曰有饋於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老泉蘇氏曰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人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虞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實焉而不臣之也實之故有獻而無賜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實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

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
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
爲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饋之猶
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爲君服案此數家之說方氏
所本也勝注疏多矣

赴車不載櫜韔（集說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
竊案鄭注謂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故陳氏
仍之臨川王氏駁之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
己而不責人不載櫜韔如鄭義則禮亦悖矣愚謂
當報不當報亦顧其用兵之義何如耳若有名之
兵雖百戰以復君父之仇雪國家之恥亦無不可

也故魯莊忘仇春秋譏之若無名之師則敗而思
復干戈相尋逞憤虐民君子所大惡再用且不可
況亟戰乎秦伯之濟河焚舟春秋狄之梁惠王欲
洒恥孟子第教之以施仁政故方氏謂義則動不
義則止也集說但言示再用於義未然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集說）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
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竊案此注疏舊說胡康侯傳春秋則曰先人之室
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

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新宮將以安神主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又曰丹楹刻角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不然廟災而哭得禮爲常事春秋則何以書案此則先人之室不爲宗廟而新宮災三日哭亦不爲合禮矣不惟與公穀鄭孔異亦與檀弓小有不同更詳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集說考公無解竊案鄭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顧寧人曰考公去春秋之世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是也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集說疏曰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

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

竊案鄭注緦言服不分杖與衰孔疏以上兩服爲杖服下兩服爲衰服一字二解首尾衡決殊屬可疑雖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爲之服然烏知非周末之變禮與喪大記四制所聞各有不同乎似宜闕疑也

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集說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莫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石梁王氏曰注疏本作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爲是

竊案鄭氏云臣弒君子弒父羣臣子孫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孔氏云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也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討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且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無赦謂同一官府之人亦陸氏則謂凡在官者殺無赦

坐焉爾弒父放此鄭氏謂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吳氏則謂凡在官在宮謂被弒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弒者之羣臣子孫也當即時殺無得緩誅逸賊故曰無赦宋萬弒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爲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弒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弒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賊之法不聞有此愚謂諸儒議論紛紜皆因凡在宮句似子亦可以殺弒祖之父於情理有礙耳若從疏中所云在宮諸本或爲在官則於文義順矣然朱子

注孟子好辨章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胡氏春秋傳云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執殺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罪者不越此矣此皆從在宮之說汪氏則曰謂討其與弒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

晉獻文子成室集說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竊案趙武謚文子經傳並無稱獻文子者故先儒

以獻爲賀初無異解自廬陵胡氏疑謂晉君賀其成室爲獻之非而以獻文爲趙武諡於是集說本之遂引貞惠文子爲證不知君之於臣亦可曰獻故周禮有獻玉儀禮有獻爵君未嘗不獻臣臣未嘗不受君之獻豈可疑此而并增益文子之諡乎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集說輪輪圍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

竊案此輪即廣輪掩坎之輪從之輪爲輪橫之深爲廣言輪足以該廣則此輪爲室之深廣也集說謂輪圍高大者非是奐本亦作煥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只謂室之華麗亦不必言奐爛衆多也此

皆本鄭注而失之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集說京音原

竊案鄭注以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孔疏鄭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九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愚謂揖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平曰原後人亦有擇山地而葬者如淮陰侯葬其母行營高敞地是也似不得謂京非葬處而必改其字以從韓詩也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集說宋國雖以子罕

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爲是

竊案集說前條以微爲無後條以微爲弱而獨取前說愚以爲皆非也微當如注疏訓非言雖非晉人其誰以爲可伐而與之敵者乎孔子嘗云仁不可爲衆子罕蓋亦一事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乎中露朱子亦訓微爲非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集說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絶而不絶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劉氏曰如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滑膩也壞之廢敗禮法甚矣

竊案周之末世文繁而僞於是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卿大夫死倚其門而歌自以爲狂如曾箴者要未有若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者也然夫子伴爲不聞未遽絶之者夫子與原壤爲故人

知其猖狂無禮久矣哀其母喪而助之沐椁吾盡吾誠俾得終大事而已時方叔遽狂奴故態勿與知可也若平日夷俟則有扣脛之責矣此見聖人之處故人經權各得其宜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集說）叔譽叔向也

竊案叔向字左傳國語俱無之鄭氏以叔譽爲叔向者蓋據韓詩外傳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之語而知之也集說當引韓詩爲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縓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集說）引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爲舅著齊衰而首服縓絰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爲然乃請於衍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絰衍又荅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絰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

竊案鄭孔以子柳爲皮之子以衍爲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其妻爲子柳之妻以請總衰而環絰爲子柳請於衍以曰爲衍之言而使其妻總衰而環絰爲子柳從衍之言以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皆出於臆決

非有的然依據愚謂以兩其妻爲子柳之妻是矣其餘云云未可盡以爲信也應是衍告於子柳請柳之妻服時尚輕細之總衰環絰而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於是子柳得衍之言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如此解經頗覺徑直無許多問荅之繁曲注疏之所以多其問荅者以衍爲子柳之叔尊請於卑於禮有違耳然考之注疏衍之爲皮弟本無確證安知非子柳之兄弟乎

蠽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集說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蠽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豪而已兄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皐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

竊案此說大旨若此而語氣似猶未肖蓋絲績必須匡乃蠽無之而蟹之匡似爲蠽設首冠必資緌乃范無之而蟬之緌似爲范設兄死必服衰乃成人不爲兄服畏子皐而後制服似子皐爲之衰衰無係於成人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蠽范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集說子春曾子弟子矯爲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

矣此所以悔也

竊案子春下堂傷足以虧遺體爲憂至於數月不出其誠孝有過人者今乃謂以勉強過禮爲非實情因而自悔竊恐未然黃氏云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云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我哀痛之情歟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可謂得子春之意矣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集說無解未知孰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七

納蘭 成德

王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集說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

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
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竊案此節次於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
爲並會之序且謂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
小國之士爲下而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說甚
難通惟吳臨川移此節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而
取方陸胡三家之說者近是蓋其上之上指上士
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二分其數則爲五
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今列三說於
後嚴陵方氏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
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

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
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
合焉而八十一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
各與上爲三分也山陰陸氏曰後言上士二十七
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言之如此三分讀如
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合八十一人
廬陵胡氏曰前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諸侯
之國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鄭以大國士爲上
士次國士爲中士小國士爲下士誤矣○又案下
文上士二十七人節集說取馮氏說云士亦有上
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

上中下之異既已得之而此又取鄭氏上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云云不免自矛盾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集說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畢者所稱不爲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注疏然百里之稅似不足供百官之求而千里共御則疑其過厚是以諸儒之說多有不同馬氏謂官所用輕故以近地所出給之天子所用重故以遠地所出給之山陰陸氏謂百里之內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內以爲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日里米所納精者少粗者多是皆與方氏尊卑之說相近然於節財用謹制度之義未爲深合長樂劉氏又創爲三說曰官謂王國所祿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內專以養卿遂之

民而敎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千里之內專以養大賢大能用爲王之公卿上夫以典其六鄉之治以御諸侯皆取爲己利也其說又不免紆曲惟石林葉氏得之葉氏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慾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集說〕無解

竊案鄭氏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吳臨川亦云案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爲文脫誠然集說竟置不辨踈矣

任事然後爵之〔集說〕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

竊案古者立賢無方不拘資格故才任公卿者即使爲公卿才任大夫士者即使爲大夫士如伊傅一出即陟保衡置左右其一材一藝至有終身守其官者今集說但云爵以一命之位拘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集說〕暴者殘殺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謂以芙沒禮也

竊案鄭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長樂劉氏推明其意曰以三年之仂共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故曰暴儉於禮而不盡其財使財有餘故曰浩此甚足明暴浩之義而集說不取顧以殘殺汎濫爲解何耶臨川吳氏則又謂暴如日之暴曬乾暵削小宜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汎濫過多宜約之以限節似亦未爲的然也

庶人縣封〔集說〕庶人無碑繹縣繩下棺故云縣窆也

竊案鄭以縣封當爲縣窆集說從之然封字如本文解未嘗不可通長樂陳氏謂縣棺而下封土而瘞之是矣且下文不封不樹之封亦謂封土爲丘壟不宜一字兩解也

喪不貳事〔集說〕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竊案注疏謂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大夫士在喪有二事如喪大記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是也王氏則謂凡有喪者皆不二事非尚言庶人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避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集說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
以禘爲殷祭疏曰鄭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
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犆礿祫禘祫烝集說祫合也其禮有二時
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
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
禮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
王氏曰特礿春物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
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各物畢成皆
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集說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嘗祭西方諸侯夏
祭畢而秋來朝故闕禘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
侯歲朝爲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犆祫烝祫集說此章先儒以
爲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爲四時常祭
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爲大祭歟
竊案周禮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故詩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至禘則五年大祭
之名非時祭之名也今王制云春礿夏禘而郊特
牲祭義又云春禘先儒疑爲夏殷祭名非也蓋記

者誤耳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
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
諸侯礿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
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吳氏亦謂春夏祭
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礿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
礿犆謂分祭於各廟祫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
子惟春時分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之
祭每年必缺其一一年止有三祭春祭亦如天子
之犆秋冬祭亦如天子之祫惟夏祭或犆或祫不
同今既無從考據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
信而云也趙吳一氏之疑不爲無謂集說不過仍

襲舊說耳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集說謂視其饔餼牢禮之
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

竊案鄭注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集說
取之然秦溪楊氏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
言其禮有隆殺・皇輕耳注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
爵獻之數不免太泥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集說因國
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

竊案鄭氏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
世祀今絶無後爲之祭土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

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蒐多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鄭所引左傳雖孔氏亦謂其與禮稍異不可爲因國之證顧寧人云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萌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浦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此因國之明據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集說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竊案注謂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謂

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山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豕之屬也長樂陳氏亦云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菰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卵之於春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日月令季夏薦稻稻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此三說者皆集說遇時物即薦之意然嚴陵方氏則取陰陽相配之義謂韭性温則陽類也故配以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

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得勝陰陰不得勝陽而已愚案古人雖取時物以薦亦不無相配之意二說兼之其義始備○又案月令天子薦黍及含桃於仲夏薦麻於仲秋皆以仲月其餘季春薦鮪孟秋薦麥季秋薦稻季冬薦魚皆非仲月豈天子之禮與夫士庶有異歟注疏強生分別恐亦未有稽據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集說〕烹牛羊豕必爲鼎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無故不殺也

竊案周禮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諸侯無故不殺牛以下皆飲食之禁令也豈因鼎非常用之器而然歟且鄭注故謂祭饗孔氏引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及諸侯與大夫饗食賓皆得用牛甚詳此皆略之則所故者何指乎

庶羞不踰牲〔集說〕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

竊案此本鄭注然張氏又云踰不豐於牲也傳者謂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謂之踰牲庶羞不踰牲自指多少言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集說〕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竊案此亦本之注疏蓋以曲禮有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及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故以有田無田分別之長樂陳氏亦云無田祿者必假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然案周官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受器則有祭器者必如王之下大夫及公之孤四命者也故曰大夫祭器不假曲禮亦謂問大夫之富曰有寧食力祭器衣服不假若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延平周氏駁之矣蓋王制之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即不容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且士之有田者亦得有祭器況於大夫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謂器皿不備則士之有田者得備器皿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則士與大夫皆有祭器也故呂氏解凡家造祭器爲先云言家造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吳氏韙之

〔集說〕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月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竊案集說引周禮以證是也若大全引長樂陳氏之說則非矣陳氏云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然歲不過三日謂雖豐歲用力亦不過三日耳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已包舉其中此正是周制何得以爲非附辨於此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集說)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爲之備如

穫粟所以備寒絺綌所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

竊案天地之氣感應不同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燥濕而各使民質之能堪其燥濕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氣者居之鄭氏謂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地氣也此解極當下文廣谷大川異制至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居民材因天地之大凡也集說以居積物材爲說與下意不貫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于庠(集說)者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

竊案下文有君子者老庶人者老則此者老蓋兼

指大夫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而言非獨言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集說引劉氏曰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集說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竊案集說以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二者直承上節則造士與選士俊士何別不知選士雖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而免鄉之徭役也俊士雖升身太學非特升名然猶給司徒徭役也俊士雖升身太學非特升名然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就皆免其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方謂之造士故方氏曰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故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其說最爲明著蓋造士即下樂正所造也所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皆造

焉者是矣與選士俊士有別未可混而爲一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集說)廢其事

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

生則擯棄死則貶降

竊案廢其事鄭注云以不任大夫也既升之士之

上而爲大夫矣則當爲大夫之事而乃廢於其職

固宜黜之沒齒不待於敗國殄民而悖常亂俗也

若果如此則國有常刑矣生廢黜之而死猶以士

禮葬蓋既申其罰而又微示以恩歟

有旨無簡不聽(集說)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

實迹則難於聽斷矣

竊案集說亦近是然簡字未明惟方陸二說爲當

方氏曰簡所以書獄辭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

同陸氏曰聽訟若無簡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